

# 唐代飲食賦初探

陳群分

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摘 要

唐代飲食賦在《歷代賦彙》收錄九篇，有皇甫湜（777-835）〈醉賦〉、陸龜蒙（?-881）〈中酒賦〉、顧況（727?-816?）〈茶賦〉、陸龜蒙〈杞菊賦〉、陳子昂（656-695）〈麀尾賦〉、王冷然〈蘇合山賦〉、歐陽詹（756-801）〈春盤賦〉、張穎〈形鹽賦〉、黎逢〈水化為鹽賦〉。除此之外，《全唐文》也收錄了三篇飲食賦，有劉長卿〈酒賦〉、李蟾〈烹小鮮賦〉、蕭昕（702-791）〈鄉飲賦〉，至於《文苑英華》則是收錄閻伯璵〈鹽池賦〉。

本文藉由兩個方向探討飲食賦，其一是關於飲食，從食物製作的過程及其外貌來探究，最為顯著的是〈蘇合山賦〉，對於製作的過程形容詳細。另外針對飲食的滋味，見出唐人對於食之知味的內在感受，透過外在的氛圍去描寫食之滋味，或是飲食後的神態與效用去書寫其主題。

其二是關於辭賦的特點，如何以賦作寄託個人心志，分列出兩個方向，一是個人的立身處世，如陸龜蒙以〈杞菊賦〉書寫堅持清操的心志，陳子昂以〈麀尾賦〉寫其思想傾向道家的與世推移。另一方向則是對於政治上的治國之道及報國意願。例如李蟾以〈烹小鮮賦〉律賦規定的韻腳為範圍，寫出道家無為而治的政治觀，閻伯璵藉由〈鹽池賦〉表達致君堯舜的志向，黎逢也論說願如鹽梅為國家所任用。

**關鍵詞：**賦 飲食 唐代

---

\*聯繫作者：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壹、前言

唐代文學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唐詩」，相較於詩歌此一體裁，唐賦得到的關注較少。然而，現存的唐賦約有一千多篇，<sup>1</sup>數量實多，值得吾人涉獵探討。

至於賦作的主題，若是依循清朝人陳元龍（1652-1722）的分類方式，約有三十類之多，如天象、歲時、地理...等。<sup>2</sup>陳氏所收錄的飲食賦共一卷四十二篇，其中唐代飲食賦收錄九篇，有皇甫湜（777-835）〈醉賦〉、陸龜蒙（?-881）〈中酒賦〉、顧況（727?-816?）〈茶賦〉、陸龜蒙〈杞菊賦〉、陳子昂（656-695）〈麀尾賦〉、王冷然〈蘇合山賦〉、歐陽詹（756-801）〈春盤賦〉、張穎〈形鹽賦〉、黎逢〈水化為鹽賦〉。<sup>3</sup>

除此之外，《全唐文》也收錄了三篇飲食賦，劉長卿〈酒賦〉<sup>4</sup>、李蟾〈烹小鮮賦〉<sup>5</sup>、蕭昕（702-791）〈鄉飲賦〉<sup>6</sup>，至於《文苑英華》則是收錄閻伯瓊〈鹽池賦〉<sup>7</sup>。

這十三篇唐代的飲食賦，其中有三篇并序言表明寫作動機，皇甫湜〈醉賦〉、陸龜蒙〈杞菊賦〉以及陳子昂〈麀尾賦〉有并序。另有五篇律賦，分

別是〈春盤賦〉（以「裁紅暈碧，巧助春情」為韻）、〈形鹽賦〉（以「入用調鼎和羹」為韻）、〈水化為鹽賦〉（以「天之美利，變化無窮」為韻）、〈烹小鮮賦〉（以「理國之道，有如烹鮮」為韻）、〈鹽池賦〉（以「天造靈物資人食」為韻）。對於唐代的律賦，張書齊曾論說：「賦這一文類發展到唐代，已經是律賦占據主流了。律賦之制作，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首先，律賦必須遵守由六朝俳賦所開創的那種講究對仗講究聲律的要求。其次，律賦還得遵守表達立意要求的韻腳字。律賦的韻腳字，一般為四言兩句，一共八個字。而且，這八個字還必須體現那出自經史子集的賦題所要求的命意之範圍。」<sup>8</sup>〈春盤賦〉、〈水化為鹽賦〉、〈烹小鮮賦〉此三篇賦作的韻腳字皆是四言兩句，以此八個字為韻腳。

對於上述的飲食賦，本文將從兩方面來探討其內涵，一是針對飲食情景，作者如何書寫飲食的景況，另一則是針對體物寫志，文人在飲食書寫中寄託個人心志。

## 貳、飲食情景

對於書寫飲食此一主軸而言，唐代飲食賦透過食物的製作方式及外貌，或是品嚐食物的感受來描摹飲食一事，下列將分列兩個項目敘述其內容：

### 一、製作外貌

唐代飲食賦描寫製作食物的過程，可舉王冷然〈蘇合山賦〉為例，其云：

足同夫露結霜凝，不異乎水積冰生，盤根趾於一器，擬崖萼四明。厥狀相類，高深殊致：或峻或危，其勢參差，隱映陸離，疑雪岫之坐窺；乍輝乍煥，其色璀璨，灼爍皓盱，與玉台兮相亂。縱天台揭起而陵霞，太華削成而浸漢，雖萬仞之奇特，非四座之榮觀。豈若茲山，俎豆之間，裝綵樹而形綺，雜紅花而色斑.....

<sup>1</sup> 馬積高、黃鈞編，《中國文學史》2 隋唐五代（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年），頁289。其中對於唐代的賦：「唐賦是我國辭賦發展的重要階段。……現存唐賦一千餘篇，不但在數量上超過前此任何一代，而且思想藝術成就也為前代所不及。不過由於詩歌、散文、小說等領域的燦爛光芒的遮映，也由於賦文體的特殊性，其成就有時併入其他領域（如散文），不大單獨為人注意罷了。」

<sup>2</sup>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總目〉，頁3。

<sup>3</sup> 《歷代賦彙》，皇甫湜〈醉賦〉、陸龜蒙〈中酒賦〉、顧況〈茶賦〉、陸龜蒙〈杞菊賦〉見頁414-415。陳子昂〈鹿尾賦〉、王冷然〈蘇合山賦〉、歐陽詹〈春盤賦〉、張穎〈形鹽賦〉、黎逢〈水化為鹽賦〉見頁416-417。下引賦作出於此一文本，不另標注。

<sup>4</sup>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頁3964-3965。下文不另標注。

<sup>5</sup> 《全唐文新編》，頁8938-8939。下文不另標注。

<sup>6</sup> 《全唐文新編》，頁4057。下文不另標注。

<sup>7</sup>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376-377。下文不另標注。

<sup>8</sup> 張思齊，〈李華賦的成就與特色〉，《東方論壇》第4期（2007年），頁35。



這是唐代的一道甜品，藉由水凝結成冰，倒置於器物中，形成一座小山，或高或低參差的雪山山峰，然而其光輝閃耀璀璨，乃是藉由外在裝飾物使其顏色動人。對於此一賦作，郭韻雯提出：「唐王冷然〈蘇合山賦〉與宋劉望之的〈遂寧糖冰賦〉，是少數兩篇以『甜品』入賦的作品。〈蘇合山賦〉描寫蘇合山是由甜的酥油淋瀝而起，酥油遇到冷空氣便會凝固凍結，然後就可以一層層地堆砌成山之狀，像是中國古代的『霜淇淋』的甜點……」<sup>9</sup>王冷然所寫的甜點在唐代是惟此一篇，擴大了辭賦的題材範圍，在一般易見的飲品與吃食的類別之外，<sup>10</sup>自成一品。辭賦的題材從魏晉時代即是擴大了漢賦的書寫範圍，李曰剛敘說俳賦的特徵時論及題材擴大，「漢賦之題材，大抵以都邑、山川、宮殿、遊獵為主體。東京雖稍有轉變，範圍亦極狹小。魏、晉而後，抒情、說理、詠物、敘事，各體俱備，登臨、憑弔、悼亡、傷別、遊仙、招隱、山水，無一而非賦之題材。」<sup>11</sup>王冷然的甜品題材在唐代的飲食賦中，亦是開創新的飲食書寫的面向。

至於黎逢於〈水化為鹽賦〉中云：

翕然乎造化，能變而窮，且其為水也，有上善之稱，其化為鹽也，有美玉之崇。豈其清冷之水，動變若神，為代之寶，致邦之豐。伊昔煮海為鹽，以稟乎天，君以和羹之用，商以賈賣而遷。是知水化之利可貴，哲匠之謀可研，若也代人所貴，此貴為美。

黎逢對於水的描寫則是徵引老子之說，有上善若水之稱，<sup>12</sup>由水化而形成鹽，如同美玉一般崇高。過去以煮海水而成鹽，用以和羹，而商人則以其為買賣的商品。鹽是調味料之一，能夠調作出美味的食物。張玉欣及楊秀萍對於調味料的介紹說：「俗語說：『五味調和百味香。』調味料是製作美食佳餚的最重要材料，任何美味缺了鹽、糖，都將清淡而無味。石器時代，中國人烹調時僅用鹽和野生蜂蜜加以調味。」<sup>13</sup>唐代的飲食賦所描寫關於鹽的題材，另有兩篇，一是張穎〈形鹽賦〉，以及閻伯瓊〈鹽池賦〉，就題目而言，閻氏乃承襲晉郭璞〈鹽池賦〉<sup>14</sup>而來。

張穎在〈形鹽賦〉則說：

形鹽似虎，岐峙山立。虎則百獸最威，鹽乃萬人取給。合二美以成體，何眾羞之能及。厥貢惟錯，將蛤蜊以俱來。充君之庖，與昌歌而齊入。麗哉！其義可嘉，其美可頌。魯崇晏賞，周公實來。殷作和羹，傳說登用。向若美景初霽，奇狀不遙。映金盤以皎皦，臨象箸而光昭。遠則雪山出地，近則白虎戲朝。瞿瞿其肉，威而且獠。眈眈其目，視而不忪。立而形成也，白黑相對。融而司味也，鹹酸必調。

藉由加工成虎形的鹽以形容其美味，此一虎形鹽乃是其他美食所不能及，其外在形狀遠觀似雪山，近觀則是白虎，所立以成虎形，而且融合調味，成就鹹及酸兩味。此一賦作著重在其外貌似虎的描寫及調味的功用。

<sup>9</sup> 郭韻雯，《明代飲食賦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27。

<sup>10</sup> 此一說法參考郭韻雯的分類，吳氏說：「將明代的飲食賦作，先以『食物食用方式』分成兩大類來探討；『飲品』與『喫食』，之下再針對『原始食材』的類型來分類。『飲品』類之下分為『酒類』與『茶類』賦作；『喫食』類之下分為『海錯類』、『蔬果類』，以及使用原始食材加工製造後『醃釀類』。」見《明代飲食賦研究》，頁16-17。

<sup>11</sup> 李曰剛，《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136-137。

<sup>12</sup> 此語見《老子》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據陳鼓應註譯，《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76。

<sup>13</sup> 張玉欣、楊秀萍，《飲食文化概論》（臺北：揚智文化公司，2004年），頁31。

<sup>14</sup> 見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一百二十，頁2148。



## 二、品食滋味

除了描寫食物的外貌之外，唐代飲食賦對於品食的滋味，亦有所著墨，如皇甫湜〈醉賦〉中論說：

沈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四支絲絲。透隨津滄，陶和渾鮮。遺天地之闊大，失膏火之消煎。寂寂冥冥，歸根復樸。居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墜兮無傷，首鎮濡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暝。

此賦以飲酒醉態為描寫焦點，如六腑四肢皆因酒而漫漫絲絲，能歸根復樸，<sup>15</sup>也能居如死灰，<sup>16</sup>行動猶如飄殼。車墜而無傷感，首濡也無知覺。由其醉態用語也可看見作者思想傾向道家，「皇甫湜是中唐時期社會思潮代表人物之一。中唐時期，朝廷與藩鎮，矛盾加劇。……皇甫湜以老莊思想為宗，行事通脫、傲誕，為人崇尚『竹林七賢』。不為師友所左右，不為大潮所裹持，獨樹一幟，我行我素，皇甫湜可謂奇人。……就其個人而言，湜苦諫遭黜，有志難聘，報國無望，猶如當年『竹林七賢』一樣，因為愛得深，失望也太深，因此，皇甫湜棄儒從道是情理中事。……湜今存賦僅三篇：〈東還賦〉、〈傷獨孤賦〉和〈醉賦〉，題材面比較狹窄，但與其尚奇的散文風格一致。」<sup>17</sup>此賦書寫醉態用典展現奇處，如其中「車屢墜兮無傷，首鎮濡兮不

覺」兩句引用《莊子》及《周易》，不易發現其典，卻又流暢新奇。<sup>18</sup>

另外，陸龜蒙於〈中酒賦〉中亦說：

將有濱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醒。牕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心悄悄，目矜矜。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氣縷支絲，神雜色沮。

此處以落月殘更時分書寫醉酒的神態，亦說將夢未成之時，心之悄悄，神色雜沮之態。陸龜蒙此賦的主旨在於書寫士不遇的主題，「以醉鄉書寫指涉精神困境，從而藉酒『潛銷暗釋』其胸中鬱結的書寫策略，確實展現其超越前賢的特色。其中經由具體酒鄉情境的凄美鋪陳，儼然營構出善於造設的夢幻風情。從而凸顯遊移於困境與夢幻之間書寫特色。」<sup>19</sup>此賦除了著重於醉鄉情境，更由醉境寫出人生的困境。

至若顧況的〈茶賦〉則是說明喝茶的功用：

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羶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此茶下被於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澗陰，中有碧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煙細沫靄然浮，爽氣淡煙風雨秋。

<sup>15</sup> 此語見《老子》第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頁109。亦見於第二十八章：「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頁159。

<sup>16</sup> 死灰一詞源於《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見陳師鼓應，《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39。

<sup>17</sup> 畢萬忱、何沛雄、洪順隆，《中國歷代賦選》（唐宋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22-223。

<sup>18</sup> 《中國歷代賦選》，頁225。註解第六：《莊子·達生篇》：「夫醉者之墮車，雖疾不死。」……《周易·未濟》：「有孚於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另外，〈主旨與批評〉則是說：「〈醉賦〉短小、精煉、別致，堪稱奇文。……有的文句用典而人不易覺察，如『車屢墜兮無傷，首鎮濡兮不覺』，雖然引用了《莊子·達生》和《周易·未濟》之語，而且，都是有關飲酒的事，但都十分貼切而易懂，平易中含新奇；全賦短小，駢偶多而流暢。」見頁228-229。

<sup>19</sup> 許東海：〈蘇軾飲食賦之困境觀照及其文類書寫策略〉，《中文學術年刊》第六期（2004年12月），頁110。許氏云：「唐代以酒為題的飲食賦……其中皇甫湜〈醉賦〉為作者藉已過往縱酒行跡自嘲並規勸友……至於陸龜蒙〈中酒賦〉則主要抒發懷才不遇，憤世嫉俗之情。」見頁104。



此賦對比飲茶的飲用對象，上至天子，下至幽人。特別強調對於下被幽人的功效在於能滋長飯蔬的精美，亦能攻克肉食的羶味，使人發出清吟之聲，亦能滌洗昏寐之情。顧況在此更書寫出煮茶之器物，以鼎煮茶，以甌品茗，泡茶細沫浮動於甌中，清爽氣息如同秋天輕淡之煙霧。王立、郝明對於唐代飲食文化亦論及：「在唐代，飲茶，是個體情性人格的別致流露。飲茶，不是為了解渴，突出個人化的微妙情懷，驅憂、提神、淨化人的心靈等功效，成了描寫飲茶及其相關活動的重心。」<sup>20</sup>與顧況此賦的描寫正有所呼應。再者，也見出中唐時期飲茶文化的普及性。因為顧況乃是處於盛唐與中唐時期的文人，在文學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sup>21</sup>

唐代詩文常有涉及茶事，然而，顧況〈茶賦〉卻是僅此一篇。寫作手法亦是別具特色，「專從茶『神』落筆，述茶憐幽素樸、清淡怡人的品性，寓己寧靜淡泊、甘於隱逸之志。構思精巧，用語含蓄，婉轉曲達，頗具靜謐清幽的意境。」<sup>22</sup>以茶的功用及飲茶的神態入手，頗得飲茶的清幽之趣。

### 參、體物寫志

劉勰於〈詮賦〉一文即提出：「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sup>20</sup> 王立、郝明，〈唐代飲食爭競豪俠的文化風神略論〉，《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6期（2006年12月），頁57。

<sup>21</sup> 陳耀東、陳思群，〈承先啟後 探新求奇—顧況詩文縱橫談〉，《嘉興學院學報》第18卷第2期（2006年3月），頁57-62。此文論證顧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詩歌方面，顧況更多地承繼李白、杜甫、元結等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反映時代精神的浪漫和寫實主義，下啟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的新樂府運動和韓愈、孟郊奇詭詩派；在散文方面，特別是文體、文風、語言、造句等方面，更有自己新奇的創造，為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奠定了基礎。一言以蔽之，顧況的詩文具有『承上啟下，探新求奇』的特色。」見頁62。

<sup>22</sup> 此為楊曉靄之評語，見趙達夫主編，《歷代賦評注》（唐五代卷）（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315。

<sup>23</sup>此文論述賦的文體起源於《詩經》的六義，而賦即是平鋪直敘，鋪陳辭采，展現文華，體察事物，也用以描寫情志。可知賦作在文采之外著重書寫其心志。下列將分兩點以探討唐代飲食賦中的作者情志。一是關於個人立身處世，另一則是對於國家的治國之策。

#### 一、立身處世

唐代飲食賦藉由賦作表達士人立身處世之情懷者，例如陸龜蒙〈杞菊賦〉所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苕，煙披雨沐。  
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  
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  
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陸氏歌頌杞與菊即使受寒氣所逼，仍是綠意互映。即使衣飾與飯食簡陋，亦是羞於苟且於美食，表達自己立身處世清高之意。藉由其序言更可明白其心志：「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之，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且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此一序言即顯現其潔身自好的心意，即使夏五月，杞菊的氣味苦澀老硬，陸氏依舊忍饑而誦經，不改其安貧之心志。再者，此賦也展現了詩化的語言特徵，以四言句式表現自己的價值觀。對此，李秀敏論及：「陸龜蒙的〈蠶賦〉、〈後虱賦〉、〈杞菊賦〉三篇賦體小品，均以四言詩寫就，不僅具有四言詩體偶句用韻、兩句為一單位的形式特徵，且角度新穎，於尺幅之中，暗蘊靈動之勢，而具有詩意。」

<sup>23</sup>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132。



<sup>24</sup>以此觀之，在陸龜蒙以前，的確沒有以杞或菊為題材的賦作，取材角度實是相當新穎。

至於顧況則是替茶樹出身抱著嗟嘆不平之情懷，其云：「稽天地之不平兮，蘭何為兮早秀，菊何為兮遲榮，皇天既孕此靈物兮，厚地復糝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之不生。」茶之為靈物，卻是無法在上林苑中生存，或許也隱含著自己無法得到皇上重用的心情寫照，故而引用詩語：「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對於茶飲能夠上達天子，也許暗藏求用之情懷。

陳子昂亦是藉由〈塵尾賦〉慨嘆塵尾之不幸，徵引古人之言以慰己心，其云：

始居幽山之藪，食夫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眾網以見逼，愛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清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己，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陳子昂以塵尾不害物而來利己，卻為人所網羅所追捕，而成為君主的珍羞。其中亦概括自己立身處世之道，「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表明自己的心境，更符應了陳子昂的文學觀。「陳子昂對詩文創作提出了一個『洗心飾視，發揮幽鬱』的原則，根據他在〈修竹篇序〉中對齊梁詩歌『興寄都絕』的批評，他所說的『興寄』，應是感興寄

<sup>24</sup> 李秀敏，〈略論陸龜蒙的賦體小品〉，《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9年），頁77。陸龜蒙另一篇飲食賦作〈中酒賦〉被歸入具有駢儷特徵，李氏云：「陸龜蒙的賦體小品，如〈苔賦〉、〈採葯賦〉、〈微涼賦〉、〈秋蟲賦〉、〈中酒賦〉……雖或抨擊時弊，或展現社會動蕩、百姓痛苦不堪的現實，或宣洩懷才不遇的無奈、感傷之情，但卻均具駢儷化特徵。不僅對仗精整、韻律諧美，而且講求藻飾，驅事用典，在抒發憤激之情的同時，亦常常流露出無奈、感傷之情。」見頁79。

託，有感而作，作而有寄。就是說詩歌要因物喻志、託物寄情、言之有物、寄懷深遠，承認詩的吟詠性情。」<sup>25</sup>陳子昂對詩文的創作本質提出「興寄」兩字，感興寄託，在此賦作中以塵尾之情而感興，寄託己身處境及原則，後更提出道家與物推移的處世方法，<sup>26</sup>以求全身遠害。隱約顯現陳子昂的政治原則與執政者的利益有所出入，<sup>27</sup>無法施展個人的政治主張。

至若皇甫湜〈醉賦〉曰：

乃今假荒惑之具，沉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之。……辱身減名，痿肺淫支。狼狽猖獗，為大人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如觀無醉時，使人困苦如斯。

<sup>25</sup> 余和生、張紅花、祝愛汝，〈陳子昂的文學觀及其詩文實踐〉，《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88。此文對陳子昂的文學觀提出四點：一、「文章道弊五百年」的詩文革新論，二、「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文學風格論，三、「興寄都絕，每以咏嘆」的文學本質論，四、「當有知音，以傳示之」的文學創作論。

<sup>26</sup> 關於陳子昂的思想研究可以參考賴晶，〈20世紀中國大陸陳子昂思想研究述評〉，《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2010年），頁61-63。其文簡介20世紀大陸學界對陳子昂思想研究成果，且於摘要論述：「陳子昂是唐代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一位詩人，他的思想包含有儒、釋、道、縱橫等等諸多成分，而且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還表現出不同的取向和特點，他的思想淵源和形成原因是相當複雜的。」

<sup>27</sup> 謝惠鵬，〈論陳子昂的文化意義〉，《天府新論》第6期（2007年），頁149。謝氏曰：「在涉及國家重大政治原則上，武則天完全從維護現實政權的利益作出決策，陳子昂卻從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主張採用理想的王霸大略。這樣，應付現實的政治考慮與長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是難以調和的，而統治者更重視保持現有的政權。因此，武則天雖然發現並賞識陳子昂的政治才能，也見到其政治主張的合理，可是卻不能重用他。他的王霸大略的理想，在現實似乎受嘲諷他的政治選擇是正確的，結果落得事與願違而大失所望，這是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必然命運。」



皇甫湜言酒雖能須臾解憂，卻是滋生更多憂慮，更可能使人辱身毀名，無法安享天年。又及陸龜蒙〈中酒賦〉曰：

豈比夫榴花竹葉之味，鄴水中山之碧，必能醺骨酡顏，潛銷暗釋，況前覆乃後車之警，獨行為眾人之僻。不然，吾將受教於聖賢，敢忘乎歡伯。

陸龜蒙論酒能銷釋心中失意之情，然前人之鑑應為後人之警策。皇甫湜與陸龜蒙皆論酒能解憂銷愁，亦警惕後人飲酒有害，應當有所節度，勸諷文人飲食有度，有助於個人培養立身的品德。<sup>28</sup>

## 二、治國報國

除了描寫立身處世的價值觀外，以賦作談論治國之道，可以舉李蟾〈烹小鮮賦〉為例：

是知至人以魚小者，國可喻焉。其化而敦夫德善，其烹而委之火傳。則味不慝，道乃全。將成其心齊之化，無貴乎獮祭之鮮。且夫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為貴，人不以撓為美。反覆無極，必為糜潰之道；簡易不修，自作滋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不如靜，務理者語不如默。動之則一鼎渾渾，語之則萬人惑惑。想漉漉之微質，不可而求。俾浩浩之澆風，無由自息。今聖人任一意，朝萬國。蓋以體元元而得諸，靜寰海而宴如。豈徒以窮高極厚之內，喻之於一魚者哉。

<sup>28</sup> 郭章裕，〈漢魏六朝詠酒辭賦之研究—以曹植、王粲、張載及鄒陽之作為範圍〉，《東海中文學報》第39期，頁132。郭氏云：「就禮教觀念來說，自不能縱容毫無節制的飲酒方式，更況醞酏以至無知無覺，也勢必危害現實安全與生活秩序。……賦家極為清楚意識到酒之凶險，故有關不可酗酒，及飲酒敗德的訓誡，也成為詠酒辭賦在篇末經常出現的勸諷。」

此一烹小鮮之說源自老子之言：「治大國，若烹小鮮。」<sup>29</sup>李蟾將烹魚之道類推至治國之道，強調化民以德，而且政治措施若是過於撓亂人民，則人民不理，所以應該以不撓為美，因此可知受老子所言影響，以無為為治國之要。

士人許身報國之志，亦可從賦作見出，如閻伯瓚〈鹽池賦〉提出：

有美玉之價，沉之而不汙；有君子之德，涅之而不緇。利入桓公之論，名留謝氏之詩；充郡國之珍產，實亭育之攸資。求言沉鬱，必由光拂；可取於人，況鑒於物。懿夫天不秘寶，地不藏靈。可以和梅羹之調鼎，致君於堯舜；可以偶膳鱸之入薦，效祉於勳名。爾河汾之寶，信同天造。豈若分溝塍之綺錯，則萬頃花明；市井田之周環，則千里雪皓？由斯言旃，有美自天；幸無委於泥淖，將以報於陶甄。

此處以美玉之價、君子之德詠頌鹽之清高，亦是自白其心意，更說出致君於堯舜的心志，若是有幸不委於地，必將報效於君王。黎逢〈水化為鹽賦〉的結語亦曰：

伊水因匠，是乃能窮乎變化；況乎人得媒，寧肯守乎一途。或金門獻策，或積代英儒，感物而賦，在乎覬覦，仰鹽梅之美用，思窮達於高衢。

黎氏以水因匠而能窮其變化成鹽，寓己若能得媒推薦亦將大展抱負，感於此物而賦作，乃是希企能夠因獻策而得美用，能夠許身報效國家。張穎〈形鹽賦〉亦說：「意者取則國君，文足昭德，武以弭兵，時之所貴，物莫能京。」如有面對國君，得到

<sup>29</sup>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頁267。陳鼓應述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個警句，在傳統中國的政治思想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喻示著為政之要在安靜無擾，擾則害民。虐政害民，災禍就要來臨。若能『清靜無為』，則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無事。如此，則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發生禍難的作用。」



實現理想抱負的機會，張氏具有文武兼備的自信，能夠報國效力，成就時之所貴的個人功業。

考察閻伯璵〈鹽池賦〉、黎逢〈水化為鹽賦〉、張穎〈形鹽賦〉三篇相同題材的賦作，均是以鹽和羹之用託喻己身報國之德，如〈鹽池賦〉云：「可以和梅羹之調鼎，致君於堯舜」，又如〈水化為鹽賦〉所云：「君以和羹之用……夫以水同君子，有流通之利」，又如〈形鹽賦〉云：「為君子以成八珍，上下協諧……如或可用，當濟代之和羹，儻有裨於家國，在吾道之應行。」閻伯璵、黎逢及張穎三人皆是「感物而賦」，思求用於君，思求達於國。

## 肆、結語

唐代飲食賦的篇數約有十三篇，其中三篇賦文并序言，亦有五篇是律賦。本文藉由兩個面向探討飲食賦，其一是關於飲食的書寫，對於飲食情景，從製作的過程及其外貌來描述食物，最為顯著的是〈蘇合山賦〉，針對製作的過程加以形容書寫。另外針對飲食的滋味，亦見出唐人對於食之知味的內在感受，透過外在的氛圍去描寫食之滋味，或是飲食後的神態與效用去烘托其辭賦主題。

其二是關於賦作本身的特點，如何以賦作寄託個人心志，分列出兩個方向，一是對於個人的立身處世，如陸龜蒙以〈杞菊賦〉書寫堅持清操的心志，陳子昂藉由〈塵尾賦〉寫其思想傾向道家的與世推移。至於皇甫湜〈醉賦〉與陸龜蒙〈中酒賦〉皆是警示後人飲酒應當有度，以修養個人品德。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政治上的治國之道及報國意願。例如李蟾〈烹小鮮賦〉以律賦規定的韻腳為範圍，寫出道家無為而治的政治觀，閻伯璵藉由〈鹽池賦〉則是說出致君堯舜的志向，黎逢也說出願如鹽梅為國家所任用。

吳儀鳳對唐代自然物象的賦作特質曾提出一個觀點：

賦體有它獨特的文體語言，……與散文相較之下，賦體語言受到較多拘束，它不像散文語言那麼自由，散文可以白描，可以陳述其外形、特點，而賦則往往是用典故、用抽象

的意涵來概括表現，它有句子形式上的對偶工整、押韻和賦體語言句式、風格等的文體成規在。<sup>30</sup>

藉由吳氏對於自然物象賦的分析，亦可以轉移至唐代飲食賦的特質分析。唐代飲食賦的焦點不在具體且實際的飲食情景，而是其中抽象的心情或是其言志的寄託。或許是因為受限於賦的本身限制，文體對形式與句式等的要求，讓文人在運用此一文體時無法如同散文一樣自由自如。最重要的是唐代的飲食賦還是實踐了體物寫志此一特色，令人對唐代文人的情懷及其思考略有領悟。

希企透過本文的探究，令人對唐代飲食賦有初步的了解與認識，更希望對唐代文學的研究領域有所擴展。雖是概要的分析，將飲食賦與其人其背景相連結，卻是一個對唐代文學的切入點，藉由飲食賦作為一個研究起點，期望此一初步的探究，對於唐代的辭賦研究及飲食文化有些微貢獻。

<sup>30</sup> 吳儀鳳，《賦寫帝國：唐賦創作的文化情境與書寫意涵》（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年），頁68。





## 參考文獻

1. 馬積高、黃鈞編 (1998)，中國文學史 2 隋唐五代，萬卷樓圖書公司，臺北，第 289 頁。
2. 陳元龍 (2004)，歷代賦彙，鳳凰出版社，南京，第 3 頁。
3. 周紹良主編 (2000)，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長春，第 3964-3965 頁。
4. 李昉等編 (1979)，文苑英華，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第 376-377 頁。
5. 張思齊 (2007)，「李華賦的成就與特色」，東方論壇，第 4 期，第 35 頁。
6. 郭韻雯 (2013)，「明代飲食賦研究」，碩士論文，東華大學，花蓮。
7. 李曰剛 (1994)，辭賦流變史，文津出版社，臺北，第 136-137 頁。
8. 陳鼓應 (2002)，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北，第 76 頁。
9. 張玉欣、楊秀萍 (2004)，飲食文化概論，揚智文化公司，臺北，第 31 頁。
10. 嚴可均校輯 (1999)，全晉文，中華書局，北京，第 2148 頁。
11. 陳鼓應 (2002)，莊子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北，第 39 頁。
12. 畢萬忱、何沛雄、洪順隆 (1996)，中國歷代賦選唐宋卷，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第 222-223 頁。
13. 許東海 (2004)，「蘇軾飲食賦之困境觀照及其文類書寫策略」，中文學術年刊第六期，第 110 頁。
14. 王立、郝明 (2006)，「唐代飲食爭競豪俠的文化風神略論」，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6 期，第 57 頁。
15. 陳耀東、陳思群 (2006)，「承先啟後 探新求奇—顧況詩文縱橫談」，嘉興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第 57-62 頁。
16. 趙達夫主編 (2010)，歷代賦評注唐五代卷，巴蜀書社，成都，第 315 頁。
17. 劉勰著、王更生注譯 (1999)，文心雕龍讀本，文史哲出版社，臺北，第 132 頁。
18. 李秀敏 (2009)，「略論陸龜蒙的賦體小品」，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第 77 頁。
19. 余和生、張紅花、祝愛汝 (2010)，「陳子昂的文學觀及其詩文實踐」，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5 期，第 88 頁。
20. 賴晶 (2010)，「20 世紀中國大陸陳子昂思想研究述評」，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3 期，第 61-63 頁。
21. 謝惠鵬 (2007)，「論陳子昂的文化意義」，天府新論 2007 年第 6 期，第 149 頁。
22. 郭章裕 (2020)，「漢魏六朝詠酒辭賦之研究—以曹植、王粲、張載及鄒陽之作為範圍」，東海中文學報第 39 期，頁 132。
23. 吳儀鳳 (2012)，賦寫帝國：唐賦創作的文化情境與書寫意涵，萬卷樓圖書公司，臺北，第 68 頁。



# On the Tang Dynasty Diet Fu

**Chun-Fen Chen**

PhD student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Diet Fu included nine articles in "Fu Dai Fu Hui", including Huang Fu Shi (777-835) <Drunken Fu>, Lu Guimeng (?-881) <Zhongjiu Fu>, Gu Kuang (727?-816?) <Tea "Fu", Lu Guimeng "Qi Ju Fu", Chen Zi'ang (656-695) "Xiao Wei Fu", Wang Lengran "Su Heshan Fu", Ouyang Zhan (756-801) "Chun Pan Fu", Zhang Ying "Xing Yan Fu", Li Feng "Hydration to Salt Fu." In addition, "Quan Tang Wen" also includes three dietary fu, including Liu Changqing "jiu fu", Li Chan "cooking Xiao Xianfu", Xiao Xin (702-791) "Xiangfu Fu", as for "Wenyuan" "Yinghua" contains Yan Boyu's "Yanchi Fu".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et fu in two directions. One is about diet. It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appearance of food production. The most notable one is "Su He Shan Fu", which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detail. In addition, for the taste of food, we can see the Tang people's internal feelings about the taste of food, and describe the taste of food through the external atmosphere, or write the theme of the posture and posture.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 Fu, how to use Fu as a sustenance to the individual's mind, and lists two directions. One is the individual's standing in the world. For example, Lu Guimeng wrote "Qi Ju Fu" to insist on Qingcao's mind, and Chen Ziang wrote "Xiao Wei Fu" Write his thoughts toward the evolution of Taoism. The other direction is to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will to serve the country. For example, Li Chan used the rhythm of the "Fu Xiao Xian Fu" as the scope to write the Taoist political view of inaction and governance. Yan Boyu expressed his ambition to Jun Yaoshun through the "Yanchi Fu", and Li Feng also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salt plum Appointed by the state.

**Keywords: Fu diet Tang Dynasty**

